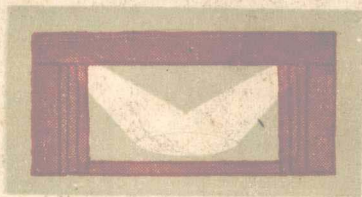


歌

劇

紅花還得綠葉扶



哈爾濱鐵路分總工會

文工隊集體創作

東北新華書店印行

雜歌 劇

紅花還得綠葉扶

哈爾濱鐵路分總工會

文工隊集體創作

東北新華書店印行

紅花還得綠葉扶

- 時 間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。
- 地 點 中長鐵路房產段。
- 人 物 李青山 瓦工小組長，二十六歲，工作積極，性急燥，領導生硬。
- 老 孫 瓦工，三十多歲，最愛抬槓。
- 老 趙 瓦工，三十五歲，愛說諷刺話。
- 老 曹 瓦工，五十三歲，性倔強好迷信。
- 老 王 瓦工，三十多歲，公道老實。
- 劉主席 房產段工會主席，三十多歲，善於說服教育。
- 李 母 李青山之母，五十多歲，愛勞動。
- 王 珍 李青山之妹，十五歲，天真活潑，鐵路工廠學徒工。

第一場

時 間 早晨上班的時候

地 點 房產段

（場上置桌凳，開幕時，王和孫在場上，其他工友們拿着飯盒子和工具，先後上場，有的坐在凳上，有的坐在地上，前后台齊唱）（一曲）

衆唱：太陽出來汽笛響， 拿起工具來段上，
做工好比上戰場， 大家一齊加緊忙，
快把蔣匪消滅光， 大家早日把福享，
咱們今天把家當， 永遠不忘共產黨。

趙：（白）唉！老孫哪！老李那天比咱們來的都早，今天怎麼還沒來呀？

孫：你知道沒來嗎？八成人家早就來啦！這陣準是上主席那去啦！

曹：房產段裏各小組，誰不知道咱們瓦工小組長工作積極呀！若是落了咱們的後，那還叫工作積極嗎？

趙：什麼工作積極？我看他有點脫離羣衆。就拿天天幹活來說吧，他總是比別人多幹點；下班嗎，還得晚回去一會，這不是脫離羣衆叫什麼？

曹：老趙！你這話說的不對啦！當小組長的，得起帶頭作用。老李是小組長，天天給我們上課，不是這個不進步，就是那個落後，就好像，誰也不如他，他的眼睛一看，我們連一點好處都沒有。就是他媽四楞木頭吧！也得一斧子

一斧子才能砍圓呢！那有一鉞挖個井的！我拿了二十多年瓦刀了，手上這（槩）子，比他歲數都大，要講技術，他還得跟我學學！

趙：老曹！你寡技術好不行，還得有政治覺悟。像咱們組長吧，幹活不但積極，還能批評人，這就叫覺悟提高啦！

孫：要不老李咱們怎麼都不順眼呢！

曹：看咱們不順眼，我看他還不順眼呢！我就是這麼一個脾氣，要是順着我心情，累出羅鍋我也願意，若是噙着我，我還不幹啦呢！

趙：以前，老李不這麼樣來的，別人幹的好歹，他都不管，就知道自己個悶頭幹，自從受訓練回來，簡直成了兩個人啦！積極的有點太過火啦！每天到下班的時候，活若差點沒幹完，他就不叫大家伙走，動不動就批評別人。他那個嘴，除非不張開，一張開，不是不進步，就是落後，再不就是覺悟不夠，其實我們也不是不幹。再說，共產黨解放了咱們，對咱們的好處，咱也不是不知道哇！叫他這麼一鬧，我幹的也洩氣啦！反正幹也不對，就叫他自己幹吧！

王：是啊！咱們工人當了主人，應該積極工作，這还用說嗎？可是老李他也太恨鐵不成鋼啦！

孫：咱們這個小組，也不是怎麼的啦！不像早先啦！大家挺和氣的，這幾天，我覺着大伙幹的都不起勁似的！

曹：咳！走啦風水啦！這叫風水呀！可不能不信哪！

趙：得啦！得啦！你又來啦迷信啦！什麼風水？我看都是怨人！

曹：你們不信我的話吧！哼，看吧！

孫：那些個咱不說，就說咱們開小組會吧，他總說大家不發言，可是我們一發言呢，他又說不正確。咱們一個大老

粗，嘴又拙心又笨的，那能說他那樣完全，反正心裏有啥說啥唄，往後，我看不吱聲是正確。

王：唉！不，我看該發言還是發言，我們不能因為老李批評，我們大家連話都不說啦！

趙：不會說，沒意見，那可……

孫：老李這麼半天沒回來，八成又在主席那開小組長會議呢，這兩天不是聽說各小組挑什麼戰嗎？戰吧！這算戰不完啦！回來還不得開小組會啊！

王：我一見咱這小組開會，就覺着比長傷寒病還難受。

曹：開會我除了不發言，一發言就是搗亂。（趙看見李上場）

趙：喂，少說兩句吧，來啦！（大家有的吸煙，有的不願看李，場上暫時很靜，李青山拿紙筆上）

李：正好！大家都來啦！來來來！咱開個小組會！

趙：老李呀！你不是每天都來的很早嗎？今個怎麼來晚了呢？

孫：你不了解情況就別亂發手榴彈，人家是開小組（幹部）會議去啦！

李：剛才各小組長在主席那開小組長會議啦！就是討論下月怎樣來訂生產計劃和挑戰競賽的條件，各小組長都回去召集工友開會，咱們現在先討論這挑戰條件吧！是和那組？怎麼挑法？都提出些什麼條件？因為過去我們得模範小組的錦旗，這回若是落了後大家臉上都不好看，你們發言吧！我記錄，（低頭寫了幾個字，大伙你睜我，我睜你，誰也不吱聲，老曹吸煙，老趙和老孫低頭，李半天抬起頭來見大家都不發言）唉！你們都發言哪！怎麼不吱聲呢？（幕後人聲，甲：老張！你說的對，咱們挑戰得和好樣的挑！和瓦工小組挑，那才有勁呢！乙：是呀！若不和模範組挑，那有啥意思？丁：我還有個意見，今後，咱

們大家要團結起來！保證我們鐵工小組不鬧意見，你們看怎樣？衆：對對，我們同意）你們聽！鐵匠組討論的有多麼熱鬧！那組也不像咱這組，一開會就不吱聲，像啞叭似的，我看大家還是沒有覺悟！怎麼都這樣不自覺呢？

孫：老李呀！我們這手壞了還沒錢治呢！那來的錢治腳呢？

曹：看人家別的組幹啥？人家別的組，也沒有像我們這樣搗亂的工友啊！再說人家別的組覺悟都高哇！討論還有不熱烈的！

孫：我們都是啞叭嗎！（趙把每個人的飯盒子都打開蓋看一看）

趙：唉！老孫！你說咱們瓦工小組也真齊心，拿的飯盒都是大餅子，這要是打麻將可好啦！清一色的餅子，他媽的，若是變成金子嗎！可好啦！

孫：他媽的！你小子，純粹是大地主思想，大餅子好吃，金子能吃嗎？

趙：金子能打手鐲，大餅子能打手鐲嗎？（李青山生氣的聽着）

孫：我看大餅子能造糞，金子能造糞嗎？（曹，王大笑）

王：你們兩個小子，除了不說話，一說話準抬槓，像兩支公雞似的，一見面就你一刀我一槍的。

李：老趙！老孫！你們這是開會嗎？叫你們扯閒蛋一個都頂兩個，若叫你們講講革命道理，就都茶啦！我問你們！扯這一套有什麼用？再說我們的生產計劃和挑戰條件明天就得交到主席那，你們總是扯這一套，我們的會還開不開啦呢？（鄭重的）

孫：唉！老李！我們這叫追求真理，怎麼說是扯閒蛋呢？

趙：再又說啦！開會若不像咱們這樣發言，他也不熱鬧哇。

王：我真佩服你們兩個小子，什麼事都得求個根，這種精神很好，老曹你說對不對？

曹：哼！（笑）

李：我說！你們怎都這樣不進步呢？開會的時候，東一耙子，西一掃帚的，淨閒扯。

（唱二曲）

叫老孫和老趙， 開會你不該瞎胡鬧，
今天的計劃弄不完， 明天拿什麼往上交。

孫：（唱二曲）

叫組長你別生氣， 怨我老孫沒臉皮，
能吃能喝不能幹， 好說好笑是天生的。

趙：（唱二曲）

組長老李我對不起， 開會不該說別的，
怨我沒有覺悟性， 今後向你來學習。

（白）組長！剛才怨我們搗亂會場還不行嗎！你可別生氣，以後咱們大家（向大伙）跟老李腳窩走啊，（向李）你看怎樣？

王：老李！你別生氣，我們都是落後份子，以後還得組長多指教提拔呢！

（唱二曲）

我本是個大老粗， 從小就沒念過書，
開會不知說啥好， 說出話來也糊塗。

李：你們說的這都是什麼話？我是爲了自己嗎？我是爲了咱們小組啊！爲了大家的好啊！爲什麼大家還諷刺我呢？

曹：什麼叫諷刺？我看他們說的都對嗎，本來我們都沒有知識嗎！不懂什麼叫進步，什麼叫落後，你上了一回訓練班，懂得革命道理比我們多呀！再加上又能幹，又進步，往後我們不跟你學習，跟誰學習呀？

（唱二曲）

老曹今年五十三，從來沒上過訓練班，
一個大字也不識，思想落後又封建。

李：我知道大家都反對我，可是我有缺點大家應該提出來，我當組長也是你們大家選的呀！我們的工作，應對得起共產黨，毛主席，更得對得起爬冰臥雪的解放軍。我們今天不是像偽滿那時啦，給鬼子幹活，受鬼子氣。今天我們有吃有穿啦，也不受氣啦，這都是誰給我們的？我們應拍拍良心想一想，爲什麼都這樣不覺悟呢？（稍停）我也知道，我的缺點很多，不然大家也不能這樣反對我。（台上靜）
（劉主席上）

劉：你們這是怎麼的啦？怎不發言呢？沒有打頭砲的吧？

趙：還打啥頭砲，這不是嗎！組長給我們訓話呢，說我們的意見都不正確，就是組長的正確，我們這都挨訓呢！

孫：主席呀！我們這個會這不也挺熱鬧嗎？組長不是給我們開腦瓜筋呢嗎？主席，你也在這聽聽吧！

劉：大家若是在工作上有意見，就應當提出來，不要老鬧臂扭，大家團結才能把工作搞好，過去，本來又團結，又能幹，才得了模範小組的旗子，現在爲什麼老鬧意見呢？

曹：主席！我們組長的思想又進步，又有覺悟，模範小組的旗子那是老李領導的好得來的，叫他一個人多幹點吧！

劉：老曹！你這就不對啦！大家的活要大家來幹，叫他一個人幹怎能行呢？再說啦！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以後你們還是好好團結起來吧！

李：主席！我知道我的能力不够，也不知道怎樣領導這個小組，所以才叫大家鬧出很多意見來，主席！

（唱三曲）

我們小組不團結，都怨我領導能力缺，

從前大家一條心， 如今小組變分裂。

劉：老李呀！你不能那樣說呀！

（唱三曲）

一塊石頭堆不成山，	一捆柴火垛不成垛，
大家的担子大家担，	大家的活要大家幹，
團結不在一個人，	須要大家一條心，
大伙要能一條心，	黃土也能變成金。

（白）你們仔細想一想，要把工作作的好，只有團結。上次評功的時候，你們小組得了模範小組的稱號，這次各組挑戰競賽，大家的情緒都很高，你們若是因為不團結而落了後，是不是全體的不光榮啊？我希望你們小組永遠保存着模範小組的稱號，保證完成行政上給的任務！

李：好吧！主席！我們一定好好幹下去，有什麼困難我也要克服的！主席！你放心吧！

劉：那好！我也不多說啦，我回去啦！（劉下）

李：方才主席說過啦！我們團結起來吧！過去我有很多對不起大家的地方，希望你們都原諒吧！我們爲了工作，爲了完成任務，大家多辛苦點吧！今天我們修理員工家屬的住宅，今天就得完成任務，大家努一把力，現在到上班的時候了，我們晚上再開會吧！我看大家這會開的也沒勁。

孫：沒勁？若扛個百八十斤的還不在乎你呢！

曹：誰說扛東西來的，人家說開會。

孫：剛才我也沒少發言哪！怎還沒勁頭呢！火車頭有勁，我看他還有點受不了呢！

李：得啦！得啦！別扯啦！幹活去吧！還得保證完成任務呢！

曹：老李！有你我可放心！有你還能完成不了任務的？（拍李肩）

趙：老孫！不是沒事了嗎？走吧！（曹，趙，王，孫，四人拿工具等下）

李：（自語）唉！不成想我們小組弄的七零八落，他們都反對我，可是我爲了工作不能怕得罪人，他們有不好的地方，我還得批評，幫助他們。

（唱四曲）

爲工作我本是一片好心， 沒成想工友們反倒記恨，
從今後我一定加強領導， 不怕累不怕難要負責任，
工友們說怪話忍耐一番， 學一學老幹部克服困難，
爲工作爲任務不顧一切， 才算我沒白受幹部訓練。

（白）我在訓練班上課的時候，講師時常說，我們要養成艱苦的作風，我們的工友說幾句諷刺話，就忍受不了，那怎能當幹部呢！今天修理員工住宅，我一定要幹到前邊，叫工友們看看。對！我一定這麼幹。（下）

（第一場完）

第 二 場

時 間 午後

地 點 員工家屬住宅

（中幕開在員工家屬住宅，地上放着一個破爐台（硬片）及碎磚，筐頭，工具，飯盒子，李青山累的滿頭是汗，自己在砌爐台，老曹，老李坐在地上抽煙，老孫，老趙談天）

趙：唉！老孫哪！這活可不講交情，誰幹累誰。

孫：那可不一定，咱們組長他可不覺累呢。

趙：哼！不累？汗珠子砸腳面子，誰累誰知道唄。

孫：那叫累的？那是穿多啦，那有不出汗的。這才叫前方流血後方流汗呢。（李青山站起來看看想批評，老孫，老趙已經住口，不由又忍耐下去低頭幹活）

曹：你說，我幹活咋不出汗呢？就是上喘，真是到歲數落後啦！

王：唉，咱們再幹點吧。

趙：老王，還得說你有覺悟啊！對，咱們再幹一會。（大家站起來，有的搬磚有的抬磚，老孫和老趙從場上往下抬碎磚，老孫在前老趙在後，老趙把繩子都推到老孫那頭將要往起抬）

孫：唉！我這頭怎這麼沉哪，（回頭看繩子）啥鷄巴玩藝呢，你把繩子都弄到我這頭來了，我說怎這麼沉？

趙：我看你小子工作講價錢，多幹點有啥關係，再說能者多勞，你不是說，百八十斤不在乎嗎？

孫：什麼能者多勞？兩個人抬一個筐，你全把繩子推到我這頭來了，我看你一點覺悟也沒有。

趙：我沒覺悟？你要有覺悟不吱聲，抬着就走算對啦，多幹一點也不行。

孫：你怎不多幹點呢？

趙：你多幹你覺悟高，我不幹我覺悟不高嗎？

孫：你別扯鷄巴蛋！

趙：誰扯鷄巴蛋哪？

曹：得啦！得啦！別亂噥格啦，我看你們兩個都沒覺悟，你看咱們老李幹的多歡哪，還得跟老李學習呀！

孫：得啦，跟他學別的不行，要說批評個人可真有一套，動不動就是意見。

李：（擦汗，站起來）老孫，你可別這麼說，提意見是幫助嗎，批評是幫助進步的武器，我們應養成自我批評的精神才對呢！

（唱二曲）

要想工作能進步， 全靠大家來幫助，
提意見才是好工友， 受批評不能算恥辱。

（白）受批評不能算恥辱啊！

孫：我明白，我告訴你要跟着腳窩找毛病沒有找不着的。

（唱二曲）

叫老李你聽清， 誰還不行有毛病，
要是成心找岔扭， 恐怕寸步也難行。

李：（白）怎麼叫我找毛病呢？像你們總坐在地上抽煙，不幹活，咱們的任务今天能完成嗎？

曹：抽煙咋的？你還不叫抽煙嗎？再說累了就該歇着，歇着不抽煙幹啥去。今天幹不完還有明天呢，明天幹不完還有後天呢，再說這活也不是一天能幹完的呀？

王：老李，我們不是也幹啦嗎？抽煙不就誤工作就行唄。

李：還不就誤工作？我看今天這活够幹完的！（回身又幹活，汽笛響）

趙：這回下班行咱們歇着了吧？走！回家。（收拾工具，孫，王，曹，也站起來）

李：（走過來）唉！老趙，老孫，你們先別走。

孫：不走幹什麼？不是到鐘點啦嗎？

李：咱們大家應該替員工家屬想一想，你看弄的亂七八糟的今天晚上叫人家怎麼睡覺，做飯哪？

趙：他們不吃飯怨他們嘴懶，活幹不完還得熊上我們。

孫：你行，又進步又有覺悟的，（向李）你自己幹吧，也不是不叫幹哪？

李：老孫，現在的工作就是咱自己的工作嗎？

曹：要是自己的工作我早就不幹啦！

孫：你不是會批評嗎？你批評吧，咱們這叫嚴守時間。（走回家，趙，孫，王同下，曹正在找飯盒，找到飯盒後欲走）

李：老曹！你晚走一會，幫我搬幾塊磚不好嗎？

曹：我回去還有的是活呢，再說積極，也沒有像你這樣積極法呀，到了下班時間，你不走還不叫別人走。

李：老曹，你是個老工友啦，年紀比我也大，經驗也多，我們什麼都跟你學習，今個這個任務一定要完成，只要幫我搬幾塊磚就行了。

（唱三曲）

老曹你本是老工友，	幹活應該去帶頭，
今天的任務本能完，	大家偏都不伸手。

曹：（唱三曲）

工作時間要嚴守，	到了下班還不走，
別人都去吃晚飯，	咱們在這搬磚頭。

（白）你看過了鐘點啦，我們還幹，我看今個這活，咱們倆個幹一宿也够完的。

李：老曹啊！要是站着一輩子也幹不完，還得動手幹，活才能完。你晚回去一會吧，幫我幹一會，咱倆要能把這個任務完成，咱們小組，全體的臉不都好看嗎。你願意咱們小組好嗎？（李青山把老曹的飯盒搶下來放在爐子旁邊）

曹：（自言自語）真倒霉，那有這樣幹的。（李看曹下場搖搖頭又去幹活，曹搬了幾塊磚上）

曹：天都黑啦，還得多嚟叫我回去呀？（氣昂昂的）

李：老曹！你再搬兩趟再回去。

曹：再搬兩趟，天不更黑啦嗎？（嘟嘟囔囔的下場，半天搬上幾塊磚又上，把磚放在爐子上，見李沒有看見拿起飯盒偷偷下場，李抬頭一看沒有回來）

李：老曹，老曹，來磚哪！（走到側幕前看）怎麼走啦？（看飯盒不見）一定是走啦，飯盒也沒有了，他們這不拆台嗎？眼看今天的活能幹完，他們不幹，是不願意幹，（猜疑）不對，瓦工小組可以說那個也沒落過後，幹活都搶着幹，以後才得了模範小組的稱號。可是這些日子他們咋變了呢？見活就躲真怪，他們不幹，我再跟着不幹，再說，我是小組長要再不幹我們這小組就完了，我一定完成這個任務。（下決心拿瓦刀回到爐台地方）

（中幕急落）

第 三 場

時 間 早晨

地 點 李青山家

（李青山家簡單設備，一個床上放着被褥枕頭，床頭放一八仙桌上放壺碗，另有一瓶花，玉珍在場上收拾飯盒準備到工廠去）

珍：媽呀，我上工廠啦。（內幕答應：唉，去吧。玉珍拿着飯盒跑到桌旁聞一聞花將欲下場青山上，手撫着頭部）

珍：哥哥，回來啦，你咋這時候才回來？

李：昨下晚打夜班來的。（坐在椅子上）

珍：哥哥你咋不高興啊，腦袋痛啊？（把飯盒放下）

李：剛才走在道上沒加小心碰到樹上了。（用手揉腦袋）

珍：你看你，挺大個活人往樹上碰，咋不注點意呀？（看李被碰的地方）哎呀！都出包啦，快揉揉吧。

李：不要緊。

珍：媽呀！（向內喊）我哥哥回來啦！（母拿着簸箕上）

母：青山，你昨天晚上怎沒回來呀？讓我們娘兩個等了半宿。

李：加夜班來的。

母：你怎麼沒有精神哪，身子不舒服嗎？

珍：我哥哥腦袋叫大樹碰了個大包，再加上一夜沒睡覺，那來的精神哪！

母：怎麼不加小心呢？活人還碰到樹上啦？（把簸箕放下上前看看）剛才我站在後院收拾菜園子還跟你妹妹說你，一定又打夜班啦，要不咋一宿沒回來呢？

李：媽，我腦袋迷糊。

母：一定是打夜班着了涼，我說你不注意身子，就真不聽，有病就知道了，我給你作粥喝吧！（轉身欲下）

李：媽，別做了，我吃不下去。

母：不吃飯怎麼能幹活呢？（下）

珍：哥哥，（指花）你看這瓶花好看不？紅色花綠色葉，多好玩！（伏在桌上向李說）

李：好。（呆呆的看花用手揪花葉）

珍：這是我從工廠劉姐那要來的。（看李）哥哥我把床給你鋪上，你躺一會吧（跑到床前鋪床回頭向李）哥哥你躺下罷。（見花葉被李揪光生氣的）你看你把人家花葉都揪光

了，人家好容易要來的，有多麼不好看哪，你包。（李發現花葉揪光嘆氣）

李：唉！（站起低頭走到床前倒下）

珍：你把人家花給弄壞了，你還沒事呢？（母圍着圍裙上）

李：唉！鬧什麼，你怎麼還不上工廠去，快去吧。

母：玉珍哪，什麼事呀，這麼鬧你哥哥呀？

珍：人家的花，叫他給弄壞了，你看，花葉都沒有了。

母：唉！你哥哥身子不舒服，你別鬧他了。（李拿起一本書看
自言自語的）

李：走羣衆路綫，一個好幹部必須要團結羣衆……脫離羣衆……
…（珍上前奪過書）

珍：哥哥你怎麼沒有事啦？把人家花葉揪光，就沒事啦？還看書呢，你包。

母：玉珍哪，別鬧了，你看你哥哥怎麼精神這麼不好。（上前摸李頭）哎呀！這腦袋這麼熱呀！八成涼着了，青山哪，你吃點粥吧！

李：我不能吃，躺一會就好了。（翻身向裏）

母：唉！你算不能聽我話呀，幹活不顧命的，累了就歇着唄，一點也不知道保護身子。人家隔壁老劉和你一個段上，那天都比你早回來，你不到天黑，不回來。有時候一宿一宿的幹，天道涼了，你穿的再少，那有不生病的，一會我給你找先生看看吧。（李回過身）

李：媽！可別去找先生，別說我沒有什麼病，就是有病，咱們鐵路上有診療所，什麼藥都有，不但是員工生病不花錢，就是員工家屬有病的時候，還是半費治療呢，也用不着到外邊找先生，還多花錢。（呻吟聲）

母：那趕情好了，你這陣覺着怎麼樣了？